

随笔苑

长岛刀鱼包子

徐滔



“十一”假期恰逢秋汛旺季，有朋自远方来长岛，热情好客的百姓人家，精心烹制出一桌独具渔乡特色的海鲜大餐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背靠渤海海峡的长岛人，左手黄海鱼虾，右手渤海蟹贝，满载而归的渔船上，一箱箱都是活蹦乱跳的大对虾、梭子蟹、八爪鱼、虾爬子、偏口鱼、大鲛鱼，还有往年罕见的渤海湾大刀鱼也闪亮登场。每一样海鲜都令人垂涎，渔家特色的鲛鱼饺子、海菜包子等，更是吃出海岛人家鲜溜溜的好滋味。在众多的渔家美食中，长岛的刀鱼包子更是以与众不同的特色独占鳌头。

一

早年间秋汛季节，渤海海峡从南到北千帆竞发，舟楫穿梭的蔚蓝渔场渔号阵阵，从天不亮下网，一直忙活到弦月东升，一些相熟的大风船“扎堆”聚在一起，落下“大篷”（船帆）在海上“站锚”休息，每天最受欢迎的福利，就是做点好吃好喝的犒劳一下打渔人。点上后铺的“桅灯”照亮儿，勤快的伙计伸手撸胳膊忙乎起来。刚刚打上来的那一网的鲜鱼鲜虾，就是填饱肚子的上好食材，鲛鱼包饺子，刀鱼包子，如果只有单一品种的大青虾，勉为其难包顿大虾饺子垫垫饥也不是不可以。

通常情况下，鱼群大、产量高、味道鲜美的刀鱼是闽海人最喜欢的家常便饭。鲜焖刀鱼、清蒸刀鱼、炸刀鱼、煎刀鱼、刀鱼手擀面、刀鱼韭菜包子……做起饭来比鲛鱼多了很多花样，想吃什么做什么，怎么好吃怎么做。腿脚麻利的小伙计，“哧溜”地下到深深的鱼舱，捞半篓子银光闪亮的刀鱼往上一递，上面马上就有两只手接住，拎到船舷边探出半个身子，把鱼篓子在海水里左右摇摆十几下，上下颠簸七八次，一番简简单单的操作，把篓子里的刀鱼清洗得干干净净。逐条风船看过来，你匀把韭菜给我，我扔块大姜给他，晚上大家都忙活包刀鱼韭菜包子，“乒乒乓乓”剁菜的声响此起彼伏，暖色的桅灯映照打着打渔人的笑脸，一阵阵欢歌笑语在辽阔的夜海中飘荡。

在打渔船上包刀鱼包子，根本算不上个技术活。一条刀鱼摆上案板，“咔咔”几刀，前面去头，后面去尾，中间剔除内脏，肥厚的刀鱼切成一指宽的长条状，然后再回刀切成三段，棋子块大小的刀鱼做主料，韭菜当配菜，姜末去腥气，加点肥肉提香，适量的盐和酱油调味，不同的伙计包出不同形状的包子，平角的、捏褶的，厨艺高的包成圆圆的形状，刚学手的成为包不进馅的“瘦长个子”。包得好看不好

看先不说，只要拌馅的师傅手艺好，热气腾腾的刀鱼包子一出锅，溜鲜溜鲜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立刻勾起闽海人的食欲。薄薄的包子皮，包裹着半碗的刀鱼韭菜馅，鲜在唇齿间，美在心里边。剩在碗底的包子汤汁，老渔民们也会汤水不浪费地冲半碗热水，鲜溜溜，美滋滋，原汤化原食。

长岛的刀鱼包子跟鲛鱼饺子一样，都是遥远年代渔民拉网的“力气饭”，只有吃饱饭才有力气拔大锚、拉大网、撑大篷（升船帆）。俗话说，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在船上，刀鱼包子鲜美但刺难吃，要是打渔人不会吃刀鱼包子，怎么能吃饱饭，出大力，干好船上的活计，成为一个合格的闽海人？所以在长岛，会不会吃刀鱼包子，是考量闽海后生合格与技巧堪比考级过关。不会吃鱼吐鱼刺的人，对鱼骨坚硬、鱼刺锐利的刀鱼包子，还真是有点无从下口。牙齿与舌尖配合稍有不慎，就会扎进嘴里，不吃几次小亏，终难达到十级标准的“吃货”。如果一个不是从小在长岛长大的人，能够喜欢吃刀鱼包子，而且又会吃刀鱼包子，那么基本算得上一个合格的长岛人了。

二

早年间打渔船上的刀鱼包子究竟是什么味道，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，只有那个年代的打渔人心知肚明。如今海岛人家包的刀鱼包子，会在传统做法上有所改进。一条新鲜大刀鱼，搭配一斤肥瘦肉，花生油（或猪大油）保鲜，味极鲜提味，加上姜末搅拌均匀，鲜嫩的韭菜切碎再进行第二遍调味搅拌，面皮以烫面上佳（“死面”和发面均可），根据不同的灶火蒸煮不同时间。出锅的包子趁热吃，对着包子吹一口气，稍微降一下包子皮的外部温度，先要轻轻咬一口，小心被热汤烫到嘴。一咬入口，味蕾大开，韭菜与刀鱼，地鲜配海鲜，酿造出不同寻常的新味道，鲜香四溢，满口清爽，刀鱼的鲜气透着一丝丝韭菜的微辣余味，这种极为罕见鲜味的包子，是很多人从未品尝的美食，不知要比那些浓重麻辣的重口味清爽鲜溜多少倍。有了韭菜的加入，包子的味道比平常的焖刀鱼和清蒸刀鱼更鲜美，比炸刀鱼和煎刀鱼更滑嫩，比腌制和“一卤鲜”的刀鱼更鲜香，与鲛鱼饺子、海菜包子相比，有着与众不同的口感和味道。

今年中秋节的前一天，当女儿把刀鱼包子送到姥娘家，一盘刀鱼包子勾起86岁老人的遥远回忆。姥娘说，1963年长岛刚刚建县，他们这一批支援长岛建设的年轻人，下船那天中午第一顿饭，就是在邮电局食堂吃的发面

皮子和刀鱼包子。一个又大又“暄透”的刀鱼包子装在搪瓷饭钵里刚刚好。但对他们这几个从大陆来的“岛外人”来说，别说刀鱼包子，以前连刀鱼是什么样也都没有见过，两手捧着鲜气直冒的包子，咬上第一口，连鱼肉带鱼刺，尽管溜鲜溜鲜的味道令人垂涎欲滴，但是一块一块的刀鱼肉包裹着刀鱼的骨刺，吃上第一口，第二口眼瞅着锋芒毕露的鱼刺都无从下口。老职工们看着这些年轻人吃不下饭，便让他们用筷子夹开包子皮，往左面一划拉，是包子皮，往右一集中，是包子馅，每一块刀鱼都接近一指厚，鱼脊部分鲜嫩，鱼肚部分鲜香，那与众不同的味道，即使吃起来非常费劲，可都还是吃一口发面包子皮，就一块刀鱼肉，忙得满头大汗，总算吃完了人生的第一顿刀鱼包子。在长岛以后的日子里，她们这些年轻人不仅学会了吃那些带刺的鱼包子鱼饺子，还一样一样地学会了包包子、包饺子，成为地地道道的长岛人。时光走过六十多年，老人家对当年的刀鱼包子依旧记忆犹新。

三

一年一度的秋季渔汛，是刀鱼、鲛鱼等鱼类的洄游季节，在这个秋天里，一群又一群的刀鱼浩浩荡荡开赴温差较小的深海远海越冬，等到来年气温回暖再重返渤海湾繁衍生息。眼下渤海海峡之间的长山列岛，是最新鲜的刀鱼、最美味的刀鱼包子的“出笼”季节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，往后的日子再想吃，要么去买冷冻的刀鱼，要么眼巴巴望期盼来年，一直等到第二年开春鲛鱼上岸才能吃上新鲜的刀鱼包子。

相比秋汛的其它鱼类，刀鱼很是娇贵，稍有摩擦就会掉皮，有点挤压就能破肚，我们“十一”假期买到的刀鱼算是顶级的新鲜，加上四指的宽度，做出的家常焖刀鱼、油泼鲜刀鱼，看起来着实漂亮，吃到嘴里鲜嫩无比，包的包子更是别有一番鲜爽久久不散。在长岛百姓人家，不管是发面的刀鱼包子，还是烫面的刀鱼包子，哪怕是白面与玉米面“两兑合”包的包子，不同面皮做出来的刀鱼包子都会有不同的口味，或是鲜亮或是粗糙的面皮里面包裹着山海之间的精华，美味吃在嘴里，家乡的味道记在心中。

像这样小众的刀鱼包子，尽管好吃得不得了，但也是因人而异，再好的美味也需要有驾驭的能力才能吃到嘴里，一些嫌麻烦或吃鱼不会吐鱼刺者恐怕要望而却步，但勇者无惧，只有学会吃鱼的妙法，才能品尝到长山列岛的独有美食，享受海岛人家一日三餐有海鲜的快乐。

人世間

俺家有棵梨树

于心亮

我出生那年，我爸和我妈在院墙里种了一棵梨树。我记事的时候，梨树已很粗了，结的梨子长巴儿，我们叫它“大巴梨”，秋天摘下来，放到筐箩里蒙上包袱捂一捂，就会变得很甜、很糯、如蜜，轻轻一吸，香浓的梨浆就灌一嘴巴，用我爸的话形容：相当哈拉少（俄语音译，好的意思）！

我爸和我妈对待梨树比对我好，冬天在梨树下刨大坑，施上大桶的人粪尿。春天梨花开了，就踩着木梯子给花仔细授粉，待梨树结果了，就认真疏果。我爸用报纸剪裁折叠成果袋把小梨子套起来，惹得全村人都来看，说给梨“戴套”的荤笑话，我爸也不理睬。

待大巴梨渐渐长大，我妈就像防盗贼一样开始盯防我了，警告我不准去摘梨偷吃，否则就要挨笤帚疙瘩和烧火棍……我经常走到梨树下跳高揪下一片叶子就跑，惹得我妈操着家伙在后头一边追赶一边骂。我很开心，写进作文，被当范文念了，惹得同学们大笑。

其实我对梨树的兴趣不在梨子，而在于家里有了棵梨树，春天的时候开花，我就提个马扎子坐在树下看花，街坊婶子们看见了就笑说男孩子要花将来怕老婆。怕就怕吧，我爸在院墙上种了好几盆仙人掌，我也没见他啥时候怕过我妈。梨花好看，白如雪，还很香！

花开的时候，总有一种小鸟爱来梨树上滴哩哩鸣叫，我们叫它“驴屎蛋儿”。因为它长得小，我就支个铁夹子放在树杈上，也不用虫子做钓饵，总会夹到几只，烧火做饭的时候放草灰里烧熟了，肉不多，但很香。我又写进作文，没被当范文念，老师评语：煞风景了。

我不以为然。等到梨花谢了，绒绒的绿叶长出来，院子里再也不来鸟叫，只剩下满院子的狗吼和鹅叫，便觉得老师说的有道理，把铁夹子从树上取下来，扔老远。待我妈想拿了去夹老鼠四处找不到，就又拿着烧火棍在我身上拷问……我坐在梨树下，看蚜虫爬上了梨叶。

除了蚜虫，还有“百刺毛”，我总感觉老祖先起的名儿不对，这家伙身上毒刺稀稀拉拉就几根儿，偏就是

歹毒，一旦身体碰到就算用上了大刑，又疼又刺挠。但放在手掌心却没事，当小伙伴找来玩耍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捉住一个放在手掌上逞能，其实心里打鼓得很！

此时喷雾器就上场了。我爸背着喷雾器爬上墙头，使劲儿打药，但树冠太大，给庄稼施药的喷雾器不够用。我爸就说：“意思意思就行了，让虫子知道点害怕。”我妈就瞅我爸，白眼珠子多黑眼珠子少。我爸说：“幸亏你鼻梁高，要不眼珠子就串门了。”惹我妈一通怒骂。

不管咋样，梨子是一天一天大了，我爸套的果袋渐渐鼓起来了。我时常去摸摸，想象我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般在偷偷长大……我不会去问我妈，也不会去问我爸，一问，他们就说我是在菜园地里刨的，还说一镐头刨偏了，刨我脑门了。

我脑门上好几个疤，有奔跑时候磕的，有和小伙伴打架挠的，有从树上掉下来摔的……用镐头刨的？骗鬼去吧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小伙伴们早就告诉我啦，坐在梨树下，大家悄悄咬耳朵：“看见母狗生崽了没？跟那差不多，只不过狗一窝好几个，人就一个，顶多俩！”

小伙伴们离开了，我坐在梨树下愣神，心想如果人像结果子一样从树上结出来，是不是挺有趣？如果那样，我是挑一棵梨树呢？还是挑一棵苹果树呢？……想得脑仁儿疼。

大巴梨熟了，我妈和我爸小心地摘下来，一个一个放到筐箩里，蒙上包袱开始捂，捂好以后，我妈用小瓢儿盛了几个让我送给张奶奶，春天吃过她送来的樱桃；用小瓢儿盛几个让我送给李二婶，夏天吃过她送来的杏子；用小瓢儿盛了几个让我送给李大爷，刚上秋的时候吃过他送来的桃子……就这样送来送去的，筐箩就见底了，剩下几个小梨子了，而且长得也不俊，我妈终于拿了一个大方地给我：“给，儿子，尝尝咱家的大巴梨，保准甜掉你的牙！”

我捧着梨子跑到梨树下偷偷去吃，结果狗也跑来了，鹅也跑来了，鸡也跑来了……